

一個女人的 一台戲

輪空的一周
太陽太紅了
同一扇石庫門

陸星兒

SHANGHAI WENYI CHUBANSHE

再嫁

虛假的黎明

季節又換了

他是編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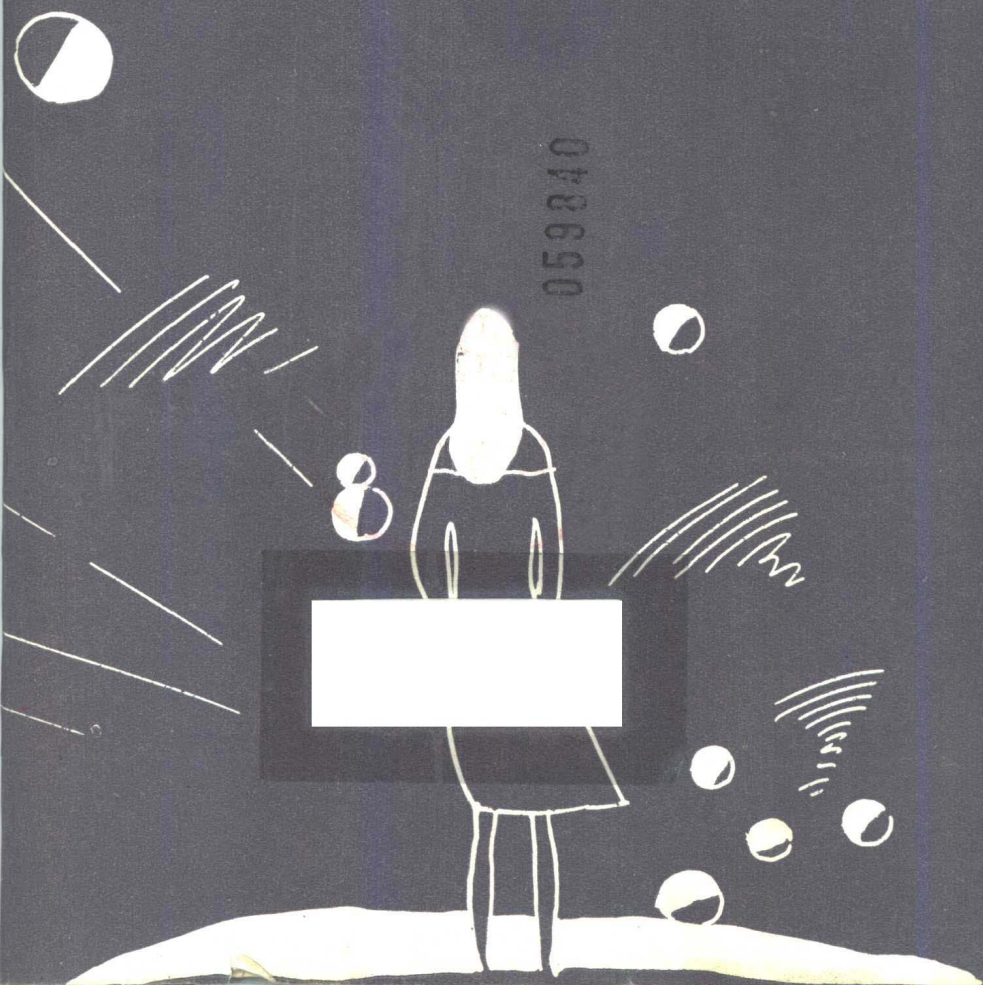


一個女人的一台戲

陸星兒

上海文藝出版社

059840



责任编辑：郑宗培

封面设计：王志伟

一个女人的一台戏

陆星儿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75 插页 2 字数 307,000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ISBN 7-5321-0779-5/I·623 定价：6.00元

登记证号：(沪)103

陸星兒自我印象

代序

我又回到了上海。

整整二十年在外面闯荡，好像在辛苦地围着一个大大的圆，起点与终点似乎不期而至地衔接、重叠，仿佛相当圆满地完成了人生的一段历程。

留在身后的是个确确实实的圆，是个一层层用心堆砌成的圆池。也许，过于用心而封密，池里的水不再流动，便渐渐混浊，渐渐地看不清那个被自己围起的圆池究竟囊括了一些什么。当然，实在无须再去澄清。就这样含含糊糊地留着吧。

临时借住着别人一间十来个平米的小屋，是幢三层的灰楼，年久失修，显得陈旧，但结构还好。

小屋的钢窗呈小小的弧形，有五个扇面，每扇又分割成五个小楔。“五、五、二十五。”我和儿子一起数着需要一块块擦净的玻璃，只感觉像在玩着小姑娘时爱玩的那种“过家家”的游戏。

忽然捕捉到“过家家”与玩游戏的感觉，沉甸甸的心情一下子豁然。这大概是第一次学会让自己轻快，为此，很想好好奖励自己一番：鼓鼓地揣满一兜子钱，去哪家最最高级的服装店，气气派派地为自己花销一笔，痛痛快快地享受一次。可惜，“想”，只归于想，仅此而已，并非真有“气气派派”和“痛痛快快”之举。又开始的“新生活”，仿佛仍在重复着什么：每天依然是琐琐碎碎地奔忙着接送儿子上学；每天照旧是急急切切地一坐定就抓住那支廉价的蘸水笔起劲地爬格子。

真正的改变不了了？！

来上海前，一些朋友千叮嘱、万关照：不要总苦着自己，干脆换种活法。

打心眼儿里羡慕一些人潇洒的活法，轻轻松松做事，漫不在乎地处世，又能纵情玩乐。况且，时下还有句顶时髦的“台词”：玩电影，玩小说，玩人生。有人还真玩得出色、玩得轰动，把别人搅得个天翻地覆，他们又飘飘然只顾着玩自己的去了。品味这样一个“玩”字，难免有相形见绌的自卑，难免长叹短吁自己活得太陈旧、太沉重。但自卑也罢，叹息也罢，怎么也学不会“玩”，学不会潇洒。

同样写小说，人家能写得陶醉，得意时还朗朗

上口地读出声。我好像没有过这般境界，总不满意，总得翻来复去地改。写成万把字的短篇，经常废掉能写一个中篇的稿纸；脱稿一部中篇，又往往已写出了长篇的字数；到了改长篇，连不懂世事的儿子都心疼了，“妈妈，这么多、这么多的字都白费了？！”那些堆得尺把高的废纸，一古脑儿打发给儿子，让他在背后胡涂乱抹地学画，结果，儿子倒是不辜负废稿纸，画出了北京市千人儿童画比赛第三名，自己的小说却仍然写得平平，不怎么样。

同样生儿子，看那些年纪轻轻的少妇们，早早地像母鸡孵着小鸡那么宁谧地歇在温暖的窝里，恬然、安详着静养了。这时刻，理应是女人最有资格任性撒娇和发号施令，她们正担负的使命足以可在丈夫面前像女皇一样居高临下。但在我记忆中，没有过这样“高贵”的时刻，即使在临产前，仍抱着被子垫上膝盖不得不赶写毕业剧目；到预产期那天，住处还没着落，心急火燎地由一位朋友的自行车驮着去德胜门外借房子；做着月子就被迫抄写毕业论文，被迫去学院争执分配问题，被迫跑人事部门为解决儿子的户口、牛奶卡……

好在，那时候真年轻，并不以为辛苦得不堪忍受。虽然拖家带口借住着防震棚、小杂院，但生活毕竟包含着一片期待和鼓舞人心的希望——大学刚毕业，儿子刚生下，还算象样的小说刚发表，酝酿着未来的生活刚开始。有两三年，完全像匹瞎马埋着头地拉着小说、儿子、家三个支点撑起的“石磨”，

一步一步，一圈一圈，一天一天，没法计算里程，无法估量代价，也从来不想计算与估量。因为目的很简单、很简单：只要“石磨”的碾压不停住，即使沉重、即使缓慢。终于，儿子一天比一天地大，小说一年比一年地多。偶尔想想，这些对于自己满可以称作“辉煌”的成果，才稍稍看清那个与“石磨”纠缠得太久、太深的自己，才稍稍有些自慰与自信。但儿子毕竟是儿子，小说充其量是小说。生活还有别的，还有一个差点被儿子与小说淹没的自己呢？！

有个经常读我小说也经常写信来的小朋友，最近又有信来，一行行很雅气的字，却道出一些入木三分的话，“……也许，女人付出得越多，得到回报的便越少。你太操劳了，自己把自己降到了仆人地位，人家都不觉得你还需要帮助、需要温情、需要爱了。因为，你是个负重而又不肯不往前的人，你似乎很强大。但仅仅是‘似乎’……”这女孩子灵气、敏感、聪慧，她会写诗，能做出一桌好菜，身子单单薄薄的却充满兴致地天南海北地跑。尽管，她口口声声称我“陆老师”；尽管，她没有那么多小说的发表，但每次读她的信，我总有自愧不如的心情。她说得的确尖锐：“似乎强大”。我被“似乎”这两个字震动。

如果追究得深刻，貌似强大、可以乐观的“儿子与小说”，又恰恰掩盖了内心隐藏的某种自卑、怯弱以及对自己、对生活的悲观。“儿子与小说”的“累累果实”，有时像挡箭牌，明明是自己对自己的

退避，是自己对自己的偏面，是自己对自己的缺憾。两年前，可以很风光、很引人注目地牵着聪明、漂亮的儿子在大街上散步、炫耀时，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了“炫耀”必须得有的那股自鸣得意的劲儿；两年前，可以很神气、很令人刮目相看地拿出一本本著作与人侃侃交流时，却突然感到自己那么怯怯地害怕与人打交道。曾经有过的那点自慰与自信呢？那个“自己”仿佛在无形中萎缩，又好像蚕吐完丝便被自己的成果千丝万缕地缠绕得无影无踪了。伟大又可悲。

于是，有人跑来说，“陆星儿，都怪你太贪了，要小说，要儿子，还想要丈夫！”

那人是调侃着说的，不是一本正经的话。但在我听来，却有着恍然大悟的警觉感。一股很深的潜流在心底又泛浮上来。人与人天生就有许多不同，尤其是生存状态、生存环境的不同。所以，有人可以面面俱到地拥有生活、拥有事业、拥有一切。有人则不行，无论怎么努力，天生的局限，如同天生的一道障碍，难以逾越。这就是所谓的“命”吗？！是啊，你可别太贪了！我只能警告自己。

人，大概总得多点自知之明才对。太贪了，并非真能贪得一切，往往只在徒增着无数不能自拔的困惑。开始冷静地权衡：儿子是万万不能不要的，而小说像一条“贼船”，既然乘上了，想逃脱不易。何况，不写小说还能做什么？何况，不写小说怎么养活儿子？剩下的还有丈夫。女人都一样，总期

望依靠于归宿。我也不可能例外吧。

权衡结果令人失望。我发现自己其实是那么固执，那么振振有辞地不肯改一改太贪的毛病。原来，人是很难根本改变的，如旋转的陀螺无论如何只能按惯性滑行自己的轨迹；原来，人总得负重才能活下去；原来，人终究不能超脱自己和自己过不去的困惑。

但毕竟稍稍偏离了“轨迹”。离京来上海，对不少朋友我是不辞而别，包括那个小朋友。她得知后追来的信有些伤感：“你走了，我好像感觉到一些什么，又无法说清楚。我只是隐隐觉得，你是带着一种悲凉的心情走的，仿佛毅然地丢掉了些什么，又似乎要去重新开始……”

可是，究竟能丢掉什么？又如何重新开始？！我依旧茫然与困惑。

但毕竟真的挪了个“窝儿”，好像真的“雄赳赳气昂昂”地要来重新活一遍似的。天晓得！

夜深了，外面下雨了。临街的、弧形的钢窗那二十五块玻璃像在哭似地流淌着密密的水珠，把对面一幢大楼几排宽大的窗户影影绰绰投射来的灯光完全遮挡了。儿子睡在身后的床上，翻了一个身又翻一个身，然后便“噗哧”地笑出声。在做梦，一定是个好梦。上小学一年级了，背上一只鹅黄色小书包，每天都迎着新鲜的生活，他倒真是雄赳赳气昂昂的振奋。我替他掖被，陪他躺下，却眼睁睁看着那二十五块在哭的玻璃窗，又失眠了。过

去的生活，大概太熟悉，每夜的觉只有梦幻不会失眠；又开始的生活，大概太陌生，每夜的觉却常常睡不踏实而再也没有了任何梦幻。

对生活、对自己，我一向很少梦幻的，心很少飞起来去渴求什么，对得到与得不到，都还能坦然。“所以，你不该失眠。”我对自己说，“好了睡吧，明天一早还得送儿子上学，还得赶回来爬格子。”我突然意识到什么，打断自己：难道不能给自己再寻找点别的劝慰？

天呐，我毕竟是我——上帝的一个作品。

目录

1	陆星儿自我印象·代序
1	太阳太红了
55	歌词大意
98	第十一个
137	夏天太冷
298	同一扇石库门
359	一个女人的一台戏
178	在同一片屋顶下
195	季节又换了
212	轮空的一周
233	虚假的黎明
250	一夜之间
264	再嫁
282	他是编剧

太阳太红了

第一章 她睡了……

一

一间朝北的屋子，长方形，如同半截车厢。铁窗是狭窄的一条，晒不进太阳。窗外，有遮着院子的半堵砖墙，骑墙头，还有一网疏落的铁丝，把薄薄的光线又割碎了。

这北屋好暗。

史美美喜欢屋子黯黯的，喜欢一个人呆着，喜欢踮在高背的圈椅上头枕着手臂，喜欢无边无际地想。她讨厌光亮，讨厌中午，讨厌太阳太红太红。世界应该是一个空空的、黑黑的圆筒，只有空气的流动、弥漫，还有想象……

明明是个晴天。

屋外有着很好的太阳，阳光灿灿的，像抖着一穗欢快的红缨

子，千丝万缕，把院子里这座盖有红瓦的、别致的小平房照得煌煌耀耀，像涂了一层釉。

“美美，吃了药，出去活动活动。”母亲端着药进屋。一天两铺药，母亲必定要自己进厨房煎，对大姨、保姆、警卫员，她都不放心。

美美勉强地接过碗。实在喝怕了，那汤药，稠稠的，比巧克力还深的棕色，一股怪味儿，不仅仅苦。

“美美，快喝。你好多啦！”母亲耐心哄着。

是好多了吗？美美愿意相信母亲的话。兄妹四个，都说母亲从小就偏爱她。是母亲的主张，不送医院，派了车去大学的宿舍楼接她回家。幸亏回家了。听说，医院里要电疗，像上刑一样。美美在电影里看到过：一个女人，疯了，绑在椅子上，被电流打击得浑身扭曲，一脸痛苦又可怕的表情……她真想捂住眼睛，又强迫自己看，让右手捏紧左手。但两条腿却不听话地哆嗦，像刚从冰窟窿里爬出来。好多年了，她不能淡忘那幕情景，有时，那疯女人抽搐、痉挛的状态，突兀地在眼前闪过，清晰得如同一刀一刀地被雕刻了出来。刹那间，她只觉得自己也快疯了……

“美美，剩最后几帖，吃光就不吃了……”母亲和蔼地劝，“病好了，继续上学，或者找个工作。你自己决定。”这许诺的话，母亲几乎每天在重复。

美美听得麻木了，目光平平淡淡。上学？工作？不，哪儿也不去。她害怕陌生，害怕人群，害怕光线，即使上街散步，一到热闹的地方，她会心慌得浑身虚弱。只有躲避在这间黯黯的北屋里，像守着一座孤岛，她才感到宁静、安全、可靠、松弛。所以，大家都断定她“病了”。哥哥齐刚刚翻着一本厚厚的医学书，一条条对照着，“神经性的忧郁症、孤独症……”病了？也许。她不会判

断，不会思辨了。

真的，一想到自己，美美就头疼。

“美美，一会儿宋医生来。他上次就说，这个疗程结束，不用吃药了……”母亲伸出手，好像要喂了。

不得已，美美端着碗，迟迟疑疑送到嘴边。碗里的药不冒热气了，凝结了，像喷出地面后冷却的石油；像腐烂的泥潭里带着沼气的污水；像封闭在大木桶里法国陈年的葡萄酒；像切开静脉缓缓滴出的暗红色的血；像……

“妈妈——”客厅里，齐刚刚不满地大声嚷嚷，“端碗药，快半个钟头了，瞎耽误功夫！”

“美美……”母亲为难，终于耐不住地埋怨了，“刚刚在等着我呢！”

美美木然，她顶反感齐刚刚的嚷嚷，老是盛气凌人。什么了不起的？当了几年兵，穿过四个兜的呢子军装，蹬一双锃亮的皮靴，挺像那么回事儿。唬人呢！不过在文工团里混混！

“妈，有完没完？！”齐刚刚冲着北屋的门喊。

“你看……我可没办法管你了！”母亲忍不住悻悻的目光。

美美端着碗的手臂，突然像焊着轴承的连动杆，被一股启动的外力牵扯而急剧颤栗。手里的碗，便犹如轻飘飘的风铃，摇摇晃晃地将早已凉透的药，一摊一摊洒在地上。打蜡的地板，立刻洒出一块块花斑似的药渍。

“妈，来电话了，让我们去一趟。今天争取拿到钥匙。”齐刚刚等不及了，推开北屋的门。

母亲懊丧地走出，竭力克制着不快和忧虑。

“车等着呢。”齐刚刚看惯了母亲与这间“北屋”纠缠不清时的神情，满不在乎。

“你自己去吧。”母亲坐到沙发上，深深地吐口气，“十点钟，我约了宋医生……”

“妈，你真是自作自受！”齐刚刚暴躁地甩了手里的包，“还请什么宋医生？！当初要是听我的，送美美住医院，干净利索，省得大家整天看你愁眉苦脸的，跟着受罪！”

“刚刚！……”母亲欲说又止。她生了三个女儿，一个儿子，所以，对齐刚刚的为所欲为，她万般无奈。

停在院子大门外的轿车摁着喇叭在催促了，“叭一叭”地叫得刺耳、不耐烦。

“妈，去不去？”

齐刚刚像颗炮弹冲出客厅，把两扇玻璃门，“砰一砰”地撞得差点碎裂。

美美扔了手里的空碗，坐回到高背的圈椅上，听着院门外父亲的那辆黑色轿车“咻一”地开走。她知道，母亲替齐刚刚“办”到一套房子，三室一厅，可以去拿钥匙了……那天，在饭桌上，听母亲对父亲闪烁地透露着关于房子的消息，父亲总是“哼哼哈哈”地表示出一点毫无作用的不满，然后就是默认了。而母亲的“办法”，永远是百发百中。美美常想，如果不是父亲的资格，那么，“司令”的头衔封给母亲似乎才更加合适。

“三室一厅？”……美美合拢手臂，又枕上被种种闪念膨胀得沉甸甸的脑袋。那“三室一厅”应该给齐妮妮！齐刚刚在这幢朝南座北的红瓦房里，有了一大一小的两间，并独用着配有的卫生间。他还嫌不够？！妮妮还住着学校的教师宿舍，三人挤一间。这不公平！但是，也要怪妮妮自己，她最小，任性、偏执、倔犟，硬要和母亲顶着，拧着，结果失宠了……

没有了齐刚刚的嚷嚷，没有了轿车的喇叭声，小院和红瓦房

都安静了。安静多好！只有自己，只有绵绵不断的思想，像高坝下蓄不满的水库；像山涧里淌不空的深泉；像峡谷中流不尽的小溪；还像……美美猛地阑断思绪。母亲再三告诫，“千万不要胡思乱想了！”那么，想正经的，想齐刚刚的“三室一厅”？！

“哎，白字先生，你狂什么？”妮妮敢当面嘲笑刚刚。

“去你的，小锉子！”齐刚刚就会抓住妮妮个矮，使劲攻击。

齐刚刚绝对神气，一米八一的高个儿，经常穿一件从空军搞来的大翻毛领的皮茄克，套一副拳击式硬皮手套，骑一辆“铃木”牌红摩托，从早到晚风风火火的。听妮妮说，有一天，齐刚刚骑着摩托违章了，被一个年轻的交警拦住，要查看驾驶证。齐刚刚傲慢地不理不睬，交警急了，要拽齐刚刚的衣袖，齐刚刚却出其不意地握紧硬皮手套，“噌”地横出一拳，口气还蛮横，“要看证儿，跟我回家！”他扬手朝马路左边一横。那个年轻的交警趑趄着不吭声了。在这附近值勤站岗，当然知道，路左的那一片深宅大院，络绎不绝地有轿车进进出出……

“齐刚刚，你他妈混蛋！”妮妮当即开骂，“欺侮人，不算好汉。”

“你懂什么！”齐刚刚不以为然，“你不来厉害的，他缠你没完！”

那天，美美破例走出小院散步，走近那个岗亭，想看看那个年轻的交警，想对他说，“干吗忍气吞声？你也有拳头么！”可惜，在岗亭值勤的是个胡子拉茬的老警察……

那个年轻的交警什么模样？美美还在沉沉地想，大概瘦小、单薄！什么时候再去看看？这成了一桩心事，牵肠挂肚的。她只是怕外面有太强的光线。她想，很久很久以前，后羿射下九个太阳，为什么留下一个？还是个最红最红的，像只红刺猬，光线那

么锋利；像颗红钻石，那么华丽耀眼；像个扇不灭的火球，那么灼烈燎人；还像……

“不，不要胡思乱想！”美美坚决约束自己。她不希望再使母亲生气。她知道，母亲在尽心尽力地鼓舞她、唤醒她、治愈她。可她经常管不住自己，像小时候，像个孩子，像回到了一切都能原谅的童年。

她变小了，还是总也没有长大？！

九点三刻。

母亲进来时，手里拿了件细格子外套。她自己穿一件白衬衫，衬着黑色的、有网眼的细毛衣，清清爽爽的。

“美美，换件衣服。”母亲好像忘了刚才的不愉快，“快十点了，宋医生每次来都挺准时的。”母亲又从橱里拿出一双枣色的新皮鞋，“买来没穿过呢，今天试试。”母亲蹲下，把新皮鞋放到美美脚下。

美美坐着不动。干吗要穿新皮鞋？还要换上这件细格子外套？

“你穿细格子的秀气。”显然，母亲是用心挑选的。

打针吃药的，人胖了，根本不秀气了。美美拒绝照镜子。穿哪件衣服都嫌小了，裹紧在身上难看，像一截塞得过份饱满的香肠。她把自己描绘得恰如其分。就是变蠢了。没办法，那是病态。在学校里，她好苗条，娟娟秀秀的，轻盈灵巧，跳舞、体操、短跑，她都喜欢。后来，怎么会病的？她想不起来。从前，过去，像一团雾，像醒了便忘得一干二净的梦。

“家里来客人，要有礼貌，待人热情一些。”母亲仿佛在教着三岁的孩子，“有些时候，妈妈替不了你。”